

【中国文化原典重解丛书】

论语 正裁

与南怀瑾商榷

董子竹◎著

中国文化原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且听董子竹的高见。
贾平凹隆重推荐！东方文化必须全面重估！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化原典重解丛书】

董子竹◎著



论语 正裁

——
与南怀瑾商榷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正裁/董子竹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354-2206-4

I. 论… II. 董… III. 论语—研究 IV. 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378 号

策 划:韩 敏

责任编辑:曾 莉 何 海 陈俊帆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灵动视线·老茂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1.875 插页:2

版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90 千字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常古即日

不历非人何以知人，何以知人乃非非人

九三三五

贾平凹

常古法師正

一日方是百年还是百年一日，难解，难解。
人又非非人。山中一日，世间百年！
过去是子竹，如今常古，人已非人，

过去是子竹，如今常古，人已非人，人又非非人，山中一日，世间百年，一日方是百年还是百年一日，难解，难解，常古法师正。

——贾平凹赠董子竹的一段禅语

不历非人何以知人，何以知人乃非非人。常古即日。

——董子竹的“转语”



迎接人类第二个“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

——兼论儒学的现代命运

一

说来也奇，几尊雕塑，几幅画，几部戏，竟然改变了人类五百年的命运。

“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智是多么崇高！才能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爽朗而又优雅！行为多么像天使！悟性多么像神！世界之精英！万物之灵长！”莎士比亚对着无涯的天穹如此感叹着。

五百年前的这一声呐喊，使人回到了人，不再只是神歛的弃儿与奴仆了。于是乎，蒸汽推动着铁牛在欧罗巴的大地上咆哮，燃油鼓起铁鸟的双翅拍打着天堂的屋檐，玻璃套叠玻璃的“眼”要把上帝的心脏看穿。电话、电影、电视、电脑……地球成了一个鸡犬之声相闻的小村落了。

人，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是这世界的巨灵神。

二

这是加拿大最北端的一座木屋，鼓声咚咚，油灯闪闪，披头散发的人们在狂舞着、呐喊着，五大三粗的汉子们，手持铁叉、木棒，向被他们围住的一头“熊”攻击着，人们在攻击“熊”的同时，嘴里都在喃喃念着咒语，祈祷着“熊神”的到来。

被围困的“熊”倒下了，这时人们才发现，他原来是一个披着熊皮的人，他气喘吁吁地躺在地上，一动也懒得动，他累极了。于是，另一个小伙子立即接下那人手中的熊皮，披在了自己的身上，接着装扮成“熊”，与众人“搏杀”，那个累倒的人，则被拉到了一边。

据说这种舞蹈要持续几天几夜，一直要到人们认为熊神已经答应了人们猎熊的祈求为止。当地人认为，猎熊之前如果不先娱好熊神，不仅打不到熊，而



且还会被其他的神灵所责怪。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他们生存的一切领域都是“神”的领域。树有树神、水有水神、冰有冰神、兽有兽神……没有神就没有人，人只是神的子孙、奴隶、臣民……

三

俄狄浦斯王有罪吗？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奸淫了自己的母亲……他是该死的，但他舍不得死，他挖掉了自己的双眼，以示对自己的惩罚。

俄狄浦斯王有罪吗？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奸淫了自己的母亲……但他是无罪的，因为在他诞生的那一天，一位智者早说出了他这一生的命运，就该是杀父、淫母，以至自残。他的父母早知道他的命运，如是抛弃了他，希望因此而改变“命”，结果却仍是如智者判定的那样，他的一生仍是杀父、淫母、自残……

古希腊人是伟大的，早在他们的时代，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艺术，表达了对神的怀疑、恐惧和不满，以至于希望向“神”抗争，向“命运”抗争。

莎士比亚以后的欧洲人，正是继承了古希腊人的这种文化传统，开始了长达五百年的与“神”与“命运”抗争的历史。

人们将这称之为“文艺复兴”，实质上是人性的复兴。

但是，当人类感到自己已经如同“巨灵神”一样站立在地球上的时候，人类又恐惧了，又质疑了，原来地球莫过只是宇宙中的一粒灰尘，站在灰尘上的“巨灵神”又是什么？更可怕的是这“巨灵神”是短命的，一世的繁华、豪放，也莫过是那几十年。几十年的光景，说起来很长，但真正过起日子来，恰是如白驹过隙一般瞬生瞬灭。“死生无常”，人类感叹着，但仍然在抗争着。于是，环保问题，医疗问题，保健问题……最后人们终于集中到了一个课题上：“生命是什么？”

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发现，“生命”已经成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大课题。

四

从《旧约全书——创世纪》看，西方人对“人”的思考，始终没有区分开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生命”与“生物”。在西方人那里，生命就是生物，生物就是生命。

“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模样造人。’”《旧约全



书》中这段话是明显站不住脚的，如果上帝真的是按自己的形象造就了人，那人就应该可以目睹上帝，事实上还没有任何人见过上帝的踪影。据说在海湾战争期间，打伊拉克的美国士兵曾在中东的大沙漠上见过耶稣基督显相，那是和画上一样的基督，且大了几万倍，并光芒四射。我怀疑那是不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般的幻影。任何人也无法证实上帝的真实存在，但人们又相信，上帝是每日每时都在关照着人类。这便奇了，上帝不是按他自己的模样造了我们吗？为什么他可以见我们，而我们不能见他呢？

说是上帝造了人，可以解决一个大难题：人为什么会这么聪明？答：因为上帝把智慧给我们了。这么说来，上帝就是生命，神就是生命，这种说法和原始的加拿大人认为一切有神，一切是神的安排，又有什么区别呢？

后期的古希腊人躲开了这个尴尬。

柏拉图认为：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是衡量一切存在价值的尺度，也是衡量现在所没有的一切不存在的理由的尺度。

但是，就是这位柏拉图，又说了这样的话：“人……是一种温驯的有教养的动物。”

柏拉图的后人亚里士多德说得更露骨：“绝大多数动物都有某种心理素质或倾向的迹象。这种心理素质在人身上显得更加分明。”

在古希腊人眼中，人与动物只是“量”上的区别。

亚里士多德从人的生物性肯定了“人”，但这是无论他自己，还是他人，都无法接受他的定义，于是他又说：“神的整个生活是幸福的，就人的活动同神的活动有某种相似而言，人的整个生活也是幸福的，别的一切动物中没有一种是幸福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分享沉思的能力。”

“沉思的能力”又是神性的了。神性又成了生命的根本，生命与生物仍然无法在概念上统一。

西方文化在一个怪圈之中。

人类不是在概念中活着的，人是活在自己的生命实践中的。既然古希腊人终于在人的神性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人便勉为其难地为自己的动物性活着。于是，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享受”成了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主题。

到了二十一世纪，“享受”作为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主题的时代即将结束了！

这对于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人来讲，是不好理解的，但对于今日的中国富人来讲，未必没有与西方人同样的心理体验：“享受”好无聊。

人，本来不只是动物，过分强调了人的生物特性，最佳的结局，必然是“享受好无聊”。



人呀人！好难。

强调了人的生命性，生命又是个抓不着摸不见的东西，只好归结为“神”，在寻找不到“神”的日子里，人类为了找到“神”，几乎牺牲了全部理性。

强调了人的生物性，生物就有生物的追求、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夺土地，夺能源，抢权利、抢金钱……文明的，在市场上、在桌面上夺、抢、争；不文明的，在黑道上、在战场上夺、抢、争……

争到了什么？“享受好无聊！”

但是，恐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类还是要为自己的生物性需求争下去，抢下去，夺下去……“享受”虽然无聊，终是比贫困好，“享受”还是要发展下去的。

五

世界真奇妙，在两千五百年前，东西方文化，几乎是同时向原始图腾文化挑战的。古希腊文化是向原始图腾挑战的文化，中国文化也是向图腾文化挑战的文化。当俄狄浦斯王诅咒命运之神万恶无比之时，周文王提出“惟德是馨”的口号。当亚里士多德大讲人的生物性时，中国的孔丘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则。

原始图腾文化的根本，是以人对生命的一种特殊观念为基础的。这种观念认为真正的生命并不是人的生物性，而是神性，而神性又不是属于人的，“神”充满了所有地方，“神”无处不在处处在，人只是神的子孙、臣民、奴仆。古希腊以人的欲望、人创造的文明来对抗这种无处不在的“神性”，中国人则是强调人的道德就是真正的“神性”。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论语·尧曰第二十》）

那个时代，中国人所重的事物，在次序上是这样排列的：民、食、丧、祭。

对照一下婆罗门文化和上引加拿大原始文化，其次第显然是颠倒过来了。在原始宗教图腾文化中，“祭”肯定是第一位，“食”、“民”肯定是无足轻重的。

这个颠倒是不得了的。这标志着人类从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向以人（生物性）为中心的生命观进发了。



的“动”，是与万物众生的无常之动、“宇宙——生命”系统无常之动相一致的。万物众生动，它便动，万物众生不动，它也不动。其实这也只是镜面上的假相，就其本来的真相说，它是绝对不动的。正因为它不动，才映衬出万物众生的无常之动。最好把它理解为永恒的镜子，镜面映照万物众生之动，而镜子本身是绝对不动的。

“心”本身无所谓个体也无所谓整体。谁也不知它有多大，谁也不知它有多小，它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但是，它必须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一来，任何个体的意识、感知都只能是“实相”——“宇宙——生命”系统总体运动的扭曲的折光反映，凡被“反映”就是假相。人类的“明德”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可以透过这些无穷无尽无边的假相，识得“真相”。譬如眼睛，眼可以见万物，但绝对见不了“自己”，凡有所见皆非“自己”，但是正因为我能见万物，所以虽我不见我，但我知我“在”！

东方文化，不管是佛、道两家也好，儒家也好，对于“人”的体认都达到了这个水平。从中国与印度的古文献看，东方文化三大家学说产生以前，大量的东方贤者，大半都接近于这个观念。比如《论语·尧曰第二十》中，尧对舜的指示：“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这里的“中”，准确地说应是“允执其中”四个字，就是我们上面说的“心”，或者说是在动态把握中的“心”，它已经包揽了一切。也如老子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地的启始与终了是找不到的，有了“允执其中”的“心”，万物就有了“名”，也等于有了生他们的母亲。反过来说，“四海”、“天禄”——天地宇宙不就在“允执其中”的过程中吗？不全在“心”的运动过程中吗？舍了这“允执其中”的心，还有什么可说？当然是“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儒家学说中的《大学》讲得更明白：“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德”正是“宇宙——生命”系统赐予人的意识力，感知力，“明”了这个“明德”，就是“大学之道”。这道，一头是“亲民”，一头是“至善”，允执其中的便是“心”。

正因为如此，东方文化三大家在对待“人”——“我”的问题时，几乎一致强调“勿我”、“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吾之有患者，在吾有身”。

活着，就是“允执其中”，也是“允执厥中”，你想“允执其中”，也是“允执其中”；你不想“允执其中”，也是“允执其中”。最好是明明白白“允执其中”，你的痛苦就没有了。人类的一切的痛苦，就是只知“我”的存在，而



代，这种“生命观”的表现形态是什么样子的，该如何命名，都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做、可以完全预见的事，我们只是提醒人们，一种新的“生命观”已经到来了，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它总是要来的，任何人也无法阻挡它的脚步。

九

人类的生命观念在从“神本”到“人本”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分野。但是如果从其本质看，二者的差异并不是十分巨大，从一定的程度上说，基本上应是互补的。

就现在掌握的材料看，东方人走出“神本”生命观的时代，可能比西方人要早一点，大概可以推至尧、舜、禹时代，前文介绍了《论语·尧曰第二十》的篇章，这里面的文字应是出自《尚书》的。《尚书》的可靠性是历来被人怀疑的，我们不去考究它，但“尧曰”一段文字比《论语》古老得多，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从“尧曰”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天之历数在尔躬”，“神”的精神已经全归于“尔躬”的“人”了。

古希腊文化中“人本”的成分更加浓郁，前文所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言论就是一个证明。

应该说，东西文化从“神本”生命观走出，向“人本”生命观进发，从时间上讲相差不会太大。

“明德”本来普照一切生命个体，它决不会去分什么东方西方。相同相通是绝对，相差相异只是相对的。

十

一提到中国人进入“人本”生命观，不能不首先提到孔老先生。中国文化虽然号称三大家学说并存，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儒家文化。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公认得令人甚至具体说不出孔子对中国作出了什么贡献。

我以为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起码有这样四条：

第一，正是由于有了孔子，中国文化自走出以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之后，没有形成一个一神尊崇的宗教。直到如今，中国人也没有宗教传统。佛教之为教，道教之为教，在其上层，基本上是一种学术流派；在下层，不过是重



武则天。如果从文化上讲，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贾谊、刘彻、魏晋文人群体直至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从思想界来说，鸠摩罗什、慧思、昙鸾、道绰、慧能、善导更是把这一文化推到了顶峰，一直到理学完全占了统治地位后，还出了宋代的苏东坡，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曹雪芹……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其实这四条，是一切人本主义社会必备的四条。西方社会虽然对此并不自觉，但今日的西方社会仍包含了这四条因素。从“生命观”的角度说，西方现代社会与古老的东方社会并没有质的区别，都是对“人”的最充分肯定。就“肉体人”来说，西方文化对“人”的肯定，比我们更彻底一些，一切属于“人”的，精神与物质，社会性与个体性，西方文化作了全面的肯定。这并不是西方文化自己决定的，而是生命本质力量的性质所决定的必然规律。

生命的本质力量，作为与宇宙同行同在同生同灭的生命的本质力量，能量是无限的，但他必须以具体的个体生命体为载体，在宇宙间最有资格做他的载体的，便是“人”。生命的本质力量，作为能量无限、智慧无限的生命，要充分展示自己，必须首先肯定人，高扬人。肯定人，高扬人，就是肯定和高扬生命本身，只有当这种肯定与高扬使人类不堪重负时，生命本质力量的真面目才会进一步显现。

新千年，正是这个时代到来的时代。

十一

我们在这里不去分析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弱点，在这方面有分量的论述太多了。历史本身无对无错，该怎么走就得怎么走，后人去论它的对错，如果不是游戏，也是笑话。

我们不希望在文化圈子中一味地纠缠，文化说到底只是“明德”不断扩展，“生命观”不断进步的表象。“明德”的不断扩展，“生命观”的不断进步，最根本的表现，还是在人类社会的整体的社会实践中，尤其是经济的发展，科学的进步。

说起人类第一次“文艺复兴”，以古希腊文化为标的的西方“文艺复兴”，并不单纯是西方人的事，几乎是同一个时代，中国人也展开了自己的“文艺复兴”，这便是中国的晚明时代，中国的汤显祖未必逊于莎士比亚，《金瓶梅》也不比《十日谈》差，《西游记》与《唐·吉珂德》可以说是绝世双璧。熟悉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的人，不难发现其篇章结构与《水浒》的回目勾连极为类似。更重要的是，王阳明的“心学”的崛起，说明中国的“文艺复兴”比



西方的“文艺复兴”有着更加博大精深的哲学底蕴。不然，日本人在实现自己的启蒙时，也不会是那样看重“阳明学”。

但是，中国的这一次“文艺复兴”并没有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复兴”只是文人圈子中的笔墨游戏，最后夭折于李自成起义和清兵入关。女真民族作为一个原始部族，只能把“朱学”捧为官方哲学。“康乾盛世”根本不能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相比拟，一个是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体现到了极致的时代，一个则成了阻碍中国文化踏步进入现代的迷魂阵。

正如天空中的云层，东方的风太大，那这场春雨就必然要到西方去下了。

十二

当西方文化对“人”这个有机生命体的存在方式作了最充分的肯定之后，人类终于将进入一个新的“生命观”时代了。也就是说，当西方文明（不单是政治，关键是科学技术及整个生产力的发展）把“人”这个有机体肯定、呵护到极致时，那它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

生命科学是从属医学的需要发展起来的。医学，尤其是当代医学对“人”这个有机体的呵护，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正是由于此，便促进了遗传学的发展，从遗传学到生命科学，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直至再造生命体。

信息科学亦是如此，一开始，这门科学莫过是延长人的眼、耳，但现在由于半导体的广泛运用，数码科技的进步，已有消息传来，人脑与电脑联网将是指日可待的事。

这一切科技成果的出现，又是与“地球村”的出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形成紧密相关的。正是这种形势导致了人类心量的无量扩大。当西方现代派哲学家哀叹人莫过是上帝在地球上弃下的一粒砂子时，他们忘了，他们是站在宇宙的顶端思考宇宙与生命的问题的。他们的哀叹，正是他们心量的扩大。

广大与深邃在这里成了一体。当人类把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一切功劳只归为人类自己时，他们没有考虑到这正是生命的本质力量在扩大自己的光芒，这功劳并不是人的，但也是不外乎于人的。当你明白了时，这生命的本质力量就是你自己，当你不明白时，这生命的本质力量就是外在于你的“神”。

东方文化没有什么学说理论，只有希望人类真正认得自己，你就是神，你就是仙，你就是佛；外乎于你，再无神，再无仙，再无佛。人类只是由于视野的窄狭，自信的丧失，才把自己的心胸局限于自己的载体——这个有机的生命体上。这个误会是有史以来文明进步的依赖，但也是文明的最大的悲哀。

我们不是自然科学家，只能从新闻中得知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发展概



况，但愿这些新闻不是愚人节的新闻。这些新闻的可信度，我们不必做太多的关心，但有两个特点无疑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生命科学的进步，无疑是在向人类现有的“生死观”挑战。如果我们估计得不错的话。在时下的世界里，在不久的将来，决计会有一些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金钱，享受自我生命体的再造。随着社会的进步，也许会有更多的人会求助于生命再造技术。我们不去神化这种技术进步，认为他会给人类造成什么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能利用生命再造技术，为“自己”谋利的人终不会是很多的。但是，这个技术在人们“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影响，即对儒家所说的“大学”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一句话，他将彻底动摇今天人类的以人为本的“生命观”、“生死观”。

人类的“生死观”一旦动摇，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类，全力以赴围绕人这个有机生命体构筑的整个文明，能不动摇吗？爱情、生育、战争、政治、经济……一系列的价值观念能不动摇吗？

第二，信息科学的发展，必然导致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不认为今天网络信息科学的硬软件技术已经走到头了。估计在一个不久的将来，网络信息科学的硬软件技术，还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也许用不了多少时间，网络信息技术会像今日的汽车、火车这么普及。最后，网络信息技术会像空气与水一样，人类须臾不可离也。如果到了那样的时候，我们人类不需要电脑与人脑直接联网，也不需要什么记忆的移植，生命便完成了从有机化到无机化的转移。生命可以以有机的方式存在，也可以以无机的方式存在，也可以是以介于有机无机之间的方式存在。悟透了这一点不容易，但只要彻底想一想，你会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如果有一天，在人类的生活中，网络技术像水和空气一样重要，你细细想想，你的大脑的一切认识、判断，都必须依赖电脑网络，你每作出一个判断，又必须输入网络，以令其变为社会行为。请问到了那样一个时代，是人脑左右电脑，还是电脑左右人脑？从实践的角度说，人脑与电脑哪一个作用更大？二者的作用能分得开来吗？

人，只有当每个人的大脑都是世界大网络的一个“终端”，你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人，你的心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心。社会心——即佛学所谓的“众生心”，亦即是儒家所说的“天心”，也就是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而这时，你才能真正理解，你的大脑、你的心就是宇宙运行的一面镜子，一个仪表，一个会自动作出决定、判断的镜子与仪表，是宇宙大网络的一个“终端”，是“宇宙——生命”系统的一个终端。“宇宙——生命”系统整



体就是一枚“透明”的帝网之珠。

人类明白了这一切之后，其“文化——心理”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难道还是如今天这样的文化心态吗？所以我们说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时代到来了。

我们说了这么多，事实上是说了一句话，东方文化的大复兴，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愿望。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人类的意识终会回应古老的东方文化，哪怕这个回应不提释迦牟尼、老子、孔子的大名，仍然还是对东方文化的大回应。

但是，意愿明确终比意愿不明确的好，自觉终比不自觉的好。

十七、十八世纪，当中国清王朝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虚荣中时，西方的人文主义已是大张旗帜；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大炮、毛瑟枪、铁舰，就打到了我们的屁股上了，谁不往前走，谁就灭亡。在炮火中饱尝落后之苦的东方，不得不奋起直追，这才有了二十世纪，革命的百年、奋斗的百年、挣扎的百年。就在我们刚刚追上人家的脚印时，整个世界又要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我们还能再落后吗？我们还能再挨打吗？

有的人说，我们要赶上欧美还要二十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说你错了。如果对比一下原来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比西方发达得太多了。那时的西方人做梦也没有想，他们会超过繁荣的东方，只是由于他们在“生命观”问题上有了突破，不日之功，便走到了东方的前面。

我们今日为什么呼吁东方文化的回归呢？

这主要是考虑到高科技发展对社会文化的两面性影响。高科技的发展可以推动历史的进步，使人类进入新的“生命观”，但也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如伦理的混乱，道德的混乱等等，这些负面影响都不是现行的道德、法律自身可以解决的，人类将防不胜防。西方人一时半会还很难从“肉身迷信”中醒悟过来。对于他们，高科技极可能造成巨大的道德伦理灾难。而东方人则不一样，早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老子、庄子已经悟透了生命本质力量的真面目，自唐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半把悟透生命本质力量作为一种时尚。这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如果我们继承了这批遗产，使这批精神遗产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中国人就不用担心如西方那样可能出现的道德伦理体系的崩溃了。这样，我们就可能迅速超过西方人。人们不记得历史的教训吗？前五百年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人不接受这个变化，死守自己的“道德迷信”，结果是使中国落后了好几个世纪。至今我们还在吞食这个苦果。如果西方人不及时从“肉身迷信”中走出，他们也会重蹈东方的覆辙。

我们当然不希望西方人重蹈东方人的覆辙，但这恐怕是很难以人们自己的



主观愿望为转移的，我们东方人则完全可以避免这条弯路。

这一次人类“生命观”的突破远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时代可以比拟的。这一次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突破，其速度也不是我们现代人可以想象的，它将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加速度发展。如果我们不未雨绸缪，我们还得落后。

但是，“生命观”问题一旦有了突破，它所产生的物质力量，是无法估量的，不会亚于从TNT武器到核武器的飞跃。

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時候，提出重温东方文化的问题的。

我们学习孔子，一定要吸取这两千年来中国人学孔子所走过的弯路和教训。

孔子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铁定的准则，孔子以他一生的生命历程告诉我们的只有两条，一是认清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及时关注“生命观”的客观发展的行踪，站在生命观发展的最前列。就今天的人类来说，就是要关心今日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变化，透过这些外在的变化，发现“生命本质力量”在背后是如何起作用的，及时跟上“生命本质力量”的变化。

这一切对于个体人未必有什么明显的作用，而对于一个民族，尤其是一个庞大的民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毛泽东道：“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历史已经把生命的山花，推到了烂漫之时，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了解不了解，看见没看见，东方文化的三大圣哲都会在山花烂漫中舒心地笑着。

孩子们的心总是最敏感的。人们还记得2000年元旦，在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节目中，一群孩子畅想未来的情形吗？一个男孩说他将克隆一个“自己”，让那个“自己”去做作业，而真正的自己则去踢足球……另外一个女孩则说二十一世纪人类将不住在地球上，都住到别的星球上去，地球则是全人类的度假村……这是幻想吗？不是，肯定是未来的现实。面对这个现实，人类的生命观念，以及由这种生命观念所左右的人的“生死观”、“爱情观”、“生育观”等等文化观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只要我们想得稍微远一点，人类文化观念大变革的时代肯定是到来了。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为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是因为它必然是以古老的东方文化为标的，也就是说它与人类的第一次“文艺复兴”相区别的是：一个是以古希腊文化为标的，一个是以古东方文化为标的，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文化大变革，哪个民族落后了，就比第一次的落后更难赶上去。

中华民族不能再落后了！

了解生命的本质力量，即孔子所说的“明明德”，是本书贯穿始终的红线。



但什么是“明明德”？明了“明德”之后，人的现实心态又会是怎样的？这是人们极关心的一件大事。为了让大家都明白什么是“明明德”，我们附录了董遁的《生命与未来》，也许会对人们有所提示和启迪。也使读我们这本书的人，不至于始终搞不清我们在主张什么，讲什么。



莫被“眼花”遮了明德	88
南老,弄懂原意再作解	89
张冠莫李戴	91
人总是要有崇拜的	93
东方文化,强调理性	93
与“邻里”无关	94
还要从己心去求	95
公冶长第五	96
孔子不是道学先生	96
直心道场、仁者心境、文化长卷	97
雍也第六	106
贵在自信	106
中庸,须臾不可离也	110
没有力不足者	113
文质本彬彬	114
述而第七	122
孔子的脚后跟是什么样的?	122
泰伯第八	136
龙袍冕旒非关“我”	136
生生死死皆是“它”	139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142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42
成功的古人皆该赞	144
“天泉证道”杂说	145
子罕第九	147
诚意出幽默	147
孔子思想的精髓	148
孔子有知当嚎啕	152
乡党第十	159
先进第十一	160
生与死——孔子与颜回	160
登堂易、入室难	168
颜渊第十二	172
生命、仁与历史的进步	172
没有“劳生”,何以悟“生”?	179
什么是“礼”?	182

